

闻一 著

20世纪最后岁月，
苏联解体令世界震惊、
惶惑和不可思议……

解体岁月



125
643

闻一作品系列·俄罗斯情结

解体岁月

北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立程

装帧设计:杨 群 李 栋

责任印制:郭淑杰

解体岁月

Jieti Suiyue

闻 一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邮编 150020)

哈尔滨市新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1.25·插页 35·字数 275 000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 000

ISBN 7-5317-1045-5/I·1025 定价:19.80元

目 录

总序:我的俄罗斯情结 (1)

上篇 混沌世界

- 幕落时分 (7)
- 称呼:历史的缩影 (19)
- 酒,女人和醉汉 (29)
- 警察和倒买倒卖的人 (40)
- “瓦乌契”之恋 (50)
- “合资公司”的神话 (62)
- 扎罗娃总经理 (74)
- 他没有信仰 (86)
- 宫廷大臣的后裔 (99)

中篇 梦在他乡

- “围城”莫斯科 (113)
- “绿票子”的故事 (124)

071130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135)
灰色商人	(146)
“特里布哈”	(157)
台商俄罗斯遭抢记	(168)
和俄罗斯警察一起“蹲坑”	(178)
预审室里的漫漫长夜	(188)
法庭记事	(198)

下篇 相逢白桦林

大街深处	(215)
底层	(226)
彩色林荫道	(237)
去泽列诺格拉特镇买画	(247)
伊兹梅洛沃“文化集市”	(257)
干杯,画家们!	(267)
教授、报纸和编辑	(277)
布良斯克的森林	(288)
晨雾未散时	(299)
安纳托利和乌兰大夫	(309)
山口村别墅	(321)
森林、蘑菇和人	(331)
后贝加尔斯克之夜	(340)
跋:北方往事	(355)

总序：我的俄罗斯情结

一句动情了几代人的普希金的诗句：“在那美妙的一瞬间”总会引起满堂的唏嘘；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初恋唱到了白发，每唱起来还总要神魂飘荡。这就是俄罗斯情结？谁说得清呢？因为没有人去说清，没有人想去说清。



在唱过《红梅花儿开》之后，人们在陶醉于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之余，显然不大有人去想，这种充满玫瑰色彩的天堂般的生活和生产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为什么这种无与伦比的体制却使苏联的农业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并给当今俄罗斯的农业留下了许多问题？

一条小路细又长和卡秋莎的歌声颂扬了卫国战争的庄严和神圣以及普通战士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然而，在卡秋莎轰鸣过之后，在战士们沿着细长的小路消失在迷雾的远方之后，还发生了些什么？也显然不大有人去想。事实上，这场生与死的战争，除了庄严与神圣，也自有扭曲与不公正。而这种扭曲与不公正对苏联战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人们只忘情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所创造的浪漫气氛和色彩，却很少去想，为什么会有这个浪漫的莫斯科，这个浪漫的莫斯科消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消失了？而那些在这种浪漫中轻歌曼舞的苏联人呢？莫斯科只有浪漫吗？它的现实呢？

当然,还有许多这样的疑惑。所有这些列举的和未曾列举的疑惑都搅和着一种真正的俄罗斯情结。这是普通人的俄罗斯情结,也是与普通人不一般的人们的俄罗斯情结。这种情结理不明,也说不清。然而,以这种情结去认识一个逝去的苏联和一个存在的俄罗斯却是非常重要的。不认识那个逝去的苏联,就不能了解这个存在的俄罗斯,也就不会看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会怎样的发展,这方土地上的人民还会怎样的生活。

我在我的这几本书里所要讲述的正是这种俄罗斯情结,自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个人的俄罗斯情结。

认识逝去的苏联和了解存在的俄罗斯有个关键,那就是苏联急变为俄罗斯的瞬间。尽管这瞬间的反应有上层的、下层的,有单向的和多向的,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而我只能说我自己所耳闻目睹的,所亲身经历的,设身处地所体验的。于是,就有了这本《解体岁月》。

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个现实。当我重返莫斯科,一次又一次踏上这片国土时,那种表面的喧嚣和深层的动荡对我产生了磨灭不去的印象,而它在喧嚣和动荡中的日趋稳定的变化和发展也令我目不暇接。只有身处这种喧嚣和动荡之中,才能体会这种喧嚣和动荡对于这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真实意义。于是,就有了下一本《今日俄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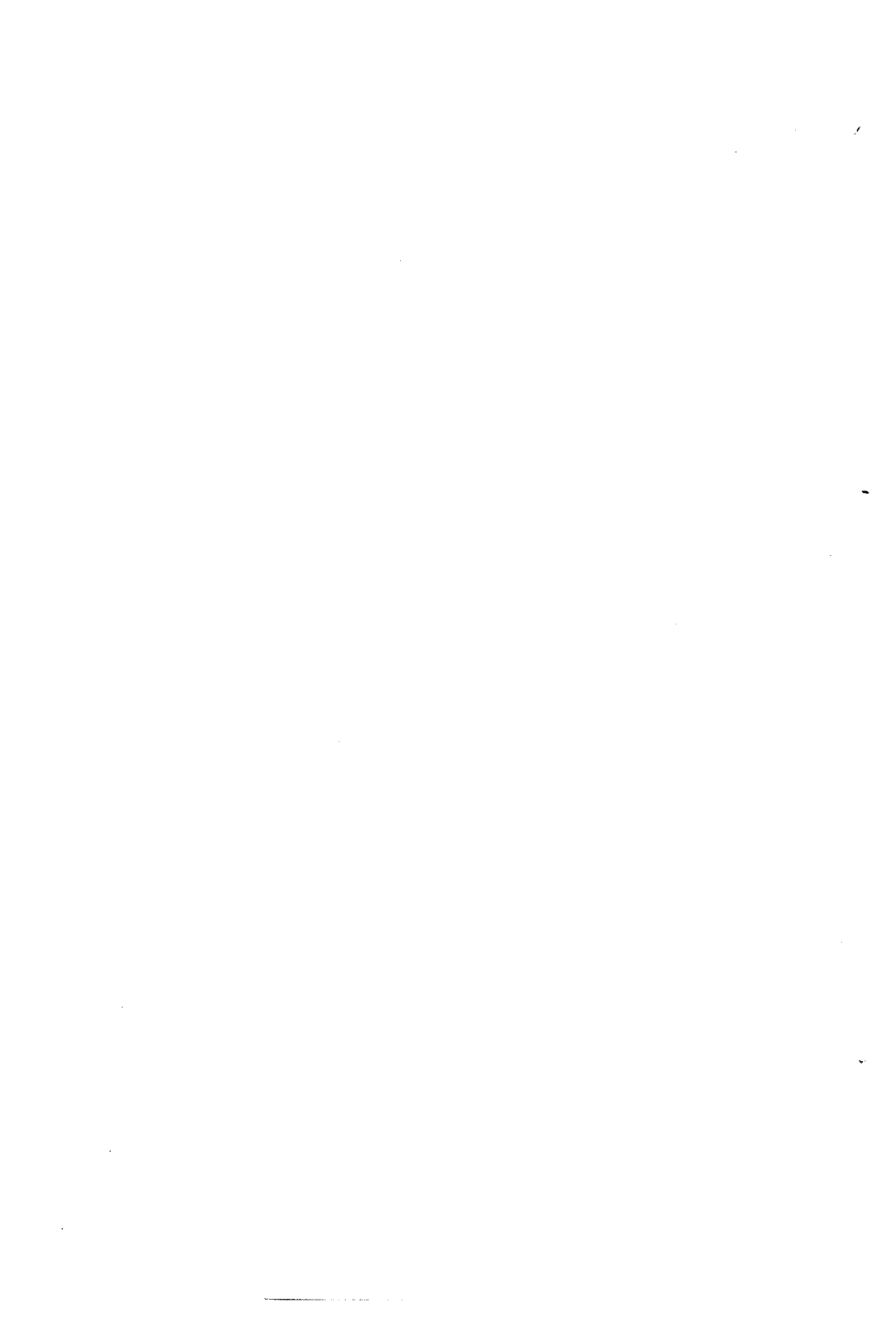
权力、命令和行政措施可以使许多东西消失殆尽。然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更有许多东西是权力、命令和行政措施毁灭不了的。就像涅瓦河和伏尔加河永远流淌在这片土地上,俄罗斯这个伟大民族的许多东西,它的道德的、传统的、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感情的许多东西是永恒的,永存的。它就是靠这一切存在和发展到今天,也将在这一切的基础上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只有根据这些永恒的、永存的东西,而不是被那些浮光掠影的现象所诱引,才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未来作出较为实事求是的判断。

于是，就有了另一本《永远的涅瓦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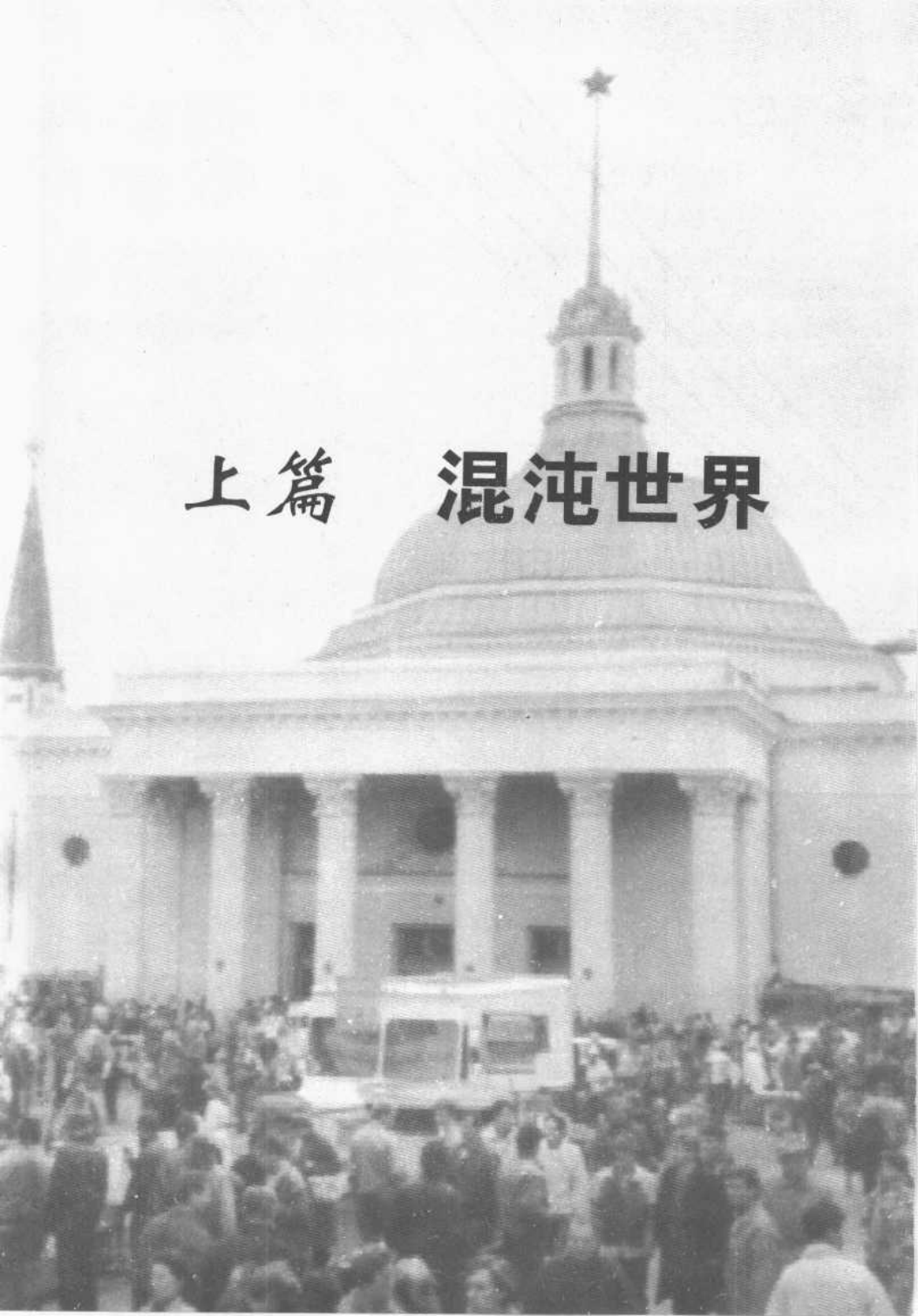
不过，它只是我个人的话，我个人的俄罗斯情结。这里没有正统的理论叙述，没有深奥的逻辑推理，没有强迫他人接受的条条结论，更没有试图传世的惊人之作，只有我自己的所闻、所感和所思，只有表述这种感闻和思维的力求简朴和力求优美的文字。

我以史学家的理念和作家的情思，把它们奉献于读者，也许你们会在其中找到你们自己的俄罗斯和自己的俄罗斯情结。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都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两个永远分离不开的相邻大国。大自然铸就了这般风水，这般情，任何人是奈何不得的。因此，我的，你的，大家的这种俄罗斯情结也就注定了是不会了结的，是永恒的，永存的。



上篇 混沌世界



幕 落 时 分

每年的12月25日都是一个热热闹闹的日子。对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来说,这应是一个充满宗教节日气氛和岁月更新景象的日子,这应是一个预示和预祝来年平安无事和幸福吉祥的日子。

而1991年的12月25日却有点异常。这一天,在莫斯科,正是严冬季节。天色阴沉,还不时飘点雪花。毫无宗教节日的气氛,也没有丝毫岁月更新的影子。在街上匆匆而行的人们并没有因为



幕落前的克里姆林宫夜景

这个日子的来临有什么好心情,食品店里,除了那些千篇一律的鱼罐头和大得发傻的果汁瓶子外,几乎没有增加什么能让人愿意多看一眼的东西。偶尔供应些鸡蛋,也是一上柜台,马上就卖光。那些百货店里也尽是些式样早就老掉了牙的服装和鞋袜。这样的景象持续了多久了?好久了吧,已经没有什么人愿意去计算这些日子了。店堂里没有几个顾客,售货员们闲得连聊天的兴趣都没有了,只在那里一个劲地打呵欠。

莫斯科的冬日是极其短促的,短促得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匆匆天上来客,还没有来得及用自己充满活力的目光左顾右盼,还没有来得及将自身的光明洒遍这人世间,就又转瞬离去。随着光明的逝去,温暖、市声和川流不息的人群也一时间悄然消失。就在下午三四点之间,就在那人们没有注意的一刹那,暮色就一下子笼罩住整个城市,接着就是一个昏黑的、寒冷的、难耐的长夜。煤矿工人的罢工,物价的飞涨,领导人无休无止的争斗,整天嚷嚷着要实行价格开放政策,所有这一切早让老百姓烦透了。生活里一点乐事都没有,电视屏幕上又老是那几个领导人呆板的、几近愤怒的面孔。他们连电视都懒得开了。喝完半瓶伏特加,怀着难以排解的愁绪,人们已经早早地躺下,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可就在这一天,在这寒意料峭的莫斯科,在这片笼罩着冬日漫长黑夜的土地上,在这个没有人预料到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的1991年12月25日的夜晚,历史的进程却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变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国旗从政府大厦上骤然降落,存在了70多年的苏联这个国家在一片寂静和肃穆中不复存在!

这一切的出现是如此的突然,又如此的富有戏剧色彩,一个庞然大国的最高权力的演绎过程就这样地走到了尽头,就这样地终局收场了,这结尾完成得近于荒唐。

这一天晚上7时正,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塔楼的深沉的钟声刚停,余音还没有在寒冷的夜空中消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就一

脸沮丧地出现在所有频道的电视屏幕上。他正在离自己办公室不远的—个豪华的外宾接待室里面对摄像机,向他的“臣民们”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发表文告,他的声音平淡,没有什么异样的色彩。他不像平时那样侃侃而谈,几乎是在背诵一篇早已准备好的讲话稿。他讲了20分钟的话,但所宣布的只是一件事:“我将停止执行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赋予我的一切职责”。他悄然离去时,摄像机的镜头在这间空荡的房间里,在它的棕褐色地板、淡绿色墙围和深紫色天鹅绒窗帘上定格了好久好久,似乎要把那在这一瞬间已经成为历史的景象永远留在人间。

我侧耳听着窗外,窗外没有任何异常的声响。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了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之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切切私语声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夜,固执地沉默着,黑色的,森严的楼房守着夜的固执和沉默。

我又匆匆乘上地铁,来到了市中心的红场。红场黑黝黝的,很少有几个人影,在这冬日的夜晚像是深不见底的大海。那个古老的教堂和这座不算古老的列宁墓消溶在夜色之中,只有斯帕斯克塔楼上那颗硕大无比的红星在冷峻地注视着这夜这沉默。这方土地上的人们这时没有人像我这样,傻乎乎地跑这么远的路,来面对这沉重夜幕下的空旷和孤寂。我感到了少有的不安和失望。

第二天,我碰到了格里高利。他是一个研究共产国际运动史的年轻人,不到40岁。他平时对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持中庸态度,认为他无所谓功过,一切都是时代所驱使。若是没有戈尔巴乔夫来当政,还会有个别的什么类似的人来上台。国家已经走到如此

的地步,需要一种新型的领袖来领导,当然不是赫鲁晓夫式的,也不是勃列日涅夫式的,更不用说是斯大林式的了,但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很软弱,不像个政治家,倒像个学者,一到该动真格的时候,他犹豫彷徨,动摇不定。格里高利反复强调说:“如果快刀斩乱麻的话,国家何至闹到这种地步!”我问他对戈尔巴乔夫讲话的印象,他瞪着眼看着我说:“他又发表讲话了,讲什么?”我笑着说:“你们国家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他听了我的转述后,有点漫不经心地说:“这次他真的辞职了?”

格里高利的这种反应十分自然,表面看来很怪实际却不怪。远的不说,仅从1991年“8.19事件”以后,戈尔巴乔夫就不止一次地说过要辞职了。辞职成了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对手摊牌的一种手段,成了他打击反对派、维持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招。王牌也好,最后一招也好,偶尔为之,不失为能引起轰动和赢得支持的谋略,可总挂在嘴上、拿在手上招摇过市,其结果也就成了“狼来了”的尽人皆知的笑话了。

事实上,在8月25日辞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后,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命运就完全操纵在叶利钦的手里了,成了苏联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了。11月14日,签订了“新奥加廖沃协议”的国家再次在这个莫斯科近郊的豪华政府别墅中聚会。在这次聚会上,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为恢复“联盟”,并赋予它以国家的属性进行了力不从心的斗争。尽管有好酒和盛宴,尽管碰杯时也是笑脸相迎和热情洋溢,叶利钦和其他领导人还是拒绝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最后方案。

于是,戈尔巴乔夫发出了威胁:“如果不准备建立任何有效的国家机构,我们何必还要总统和议会呢?如果你们作出那样的决定,我准备辞职!”他甚至愤怒地指着叶利钦的鼻子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想一想那些希望俄罗斯甩掉每一个人而独自前进的人们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这一辞职威胁居然生效了。叶利钦同意保留联盟，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可到了11月25日，当这些领导人又一次在新奥加廖沃别墅聚会，准备草签条约时，叶利钦突然拒绝签署，理由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没有批准这一条约。这位俄罗斯总统还建议用“民主国家邦联”来代替“联盟”一词。

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恼怒了，恼怒得跳了起来。他斥责他们说：“我不明白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这是在搞一个贫民窟，而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你们将使人民遭受苦难。如果你们拒绝联盟的想法和做法，那么你们干吧，我走！”

这一次的威胁似乎也有了某种效果，当他气哼哼地坐在楼上等待下文时，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决定作出让步，在各共和国立法机构批准后，于年底签署这一条约。当叶利钦上楼去向戈尔巴乔夫表示和解时，他开玩笑地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是被派来向沙皇叩头的。”戈尔巴乔夫也不示弱，把叶利钦称作“沙皇鲍里斯”，把他比作俄国历史上篡夺了皇位而下场悲惨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他们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而到了12月7日，当叶利钦和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在布列斯特以北的野牛出没的森林中会晤，并最终签署了联合声明和建立独联体的协议时，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被他的下属和盟友们甩到了一边，走上了末日之途。他听到这一消息后有气无力地说：“对我怎么办？我辞职？”

而这一次，1991年12月25日的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可不一样了。实际上，这并不是他自愿提出来的，是已经占据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要求的。本来他们商量好，苏联存在到1991年12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1992年的1月中旬辞职。但时间表被改动了，于是，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提前，在12月25日最后一次提出辞职。现在没有人会来作出让步了，没有人会走过来和解了，他永远地结束了他的辞职行动。叶利钦没有按计划

来向他告别，他对戈尔巴乔夫还有好多不满意的地方，于是，就派了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将军来代表他，戈尔巴乔夫也只好灰溜溜地将象征总统权力的发射核武器的密码系统交给了这位将军，这位苏联时期的最后一任国防部长。

这几乎是一场闹剧。在格里高利这样的人眼中，这样的闹剧迟早总是要发生的。所以，他对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对苏联历史进程的这种突然变化并不感到惊讶。所以，他对这一新闻淡然一笑。

没有几天，我见到了一位曾当过戈尔巴乔夫农业改革私人顾问的老研究员，我问他对此事的意见。他摇摇头，平静地说：“都一样！谁当总统都难以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积重太深，需要有一个极其强大的人才能解决问题，他们这些人我都了解，不行！都为了权，为了地位，这办不好事情！”

我问：“苏联就这么垮了？”

他耸了耸肩说：“这未必是件坏事！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摊子铺得太大，手伸得太长，也许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国家倒会好起来……”

我不知道这位老研究员的话纯粹是一种经验之谈呢，还是反映了某种具有一定潜能的新的俄罗斯保守主义。不过，认为苏联解体并不一定是件坏事的人却也为数不少。相当多的普通人都有这种看法。我在一位朋友家吃晚饭时，曾在阿富汗打过仗的男主人说：“要是不管那么多事，我们能去那里打仗吗？我们的人能死在那里，回不了家乡吗？我们死了人，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这是干什么呢？”

这时，女主人也插话说：“那些国家要出去，就让它们出去吧！这么多年来，我们帮了他们多少忙，他们还不领情，真是！有钱我们不好自己花呀？有儿子我们非要送他去打仗呀？都是那些头头们无能！”

他们的话，他们的情绪反映出他们对苏联的消亡并不感到惋